

不大可能的朋友：基根和崔弗

「在我们的友谊中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批判的氛围，或只限于『轻描淡写的批评』。」在这一系列采访中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两位朋友谈论他们是如何相遇的、彼此看重的什麼，以及他们如何克服了分歧的意见。

2023年10月14日

基根Keagan Chad和崔弗Trevor Mofokeng 是位于南非伊丽莎白港，曼德拉大学的理科学生。

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？

崔弗：我们在一起上课后，透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了基根。

基根：没错。在一次演讲后，我遇到了当时我唯一认识的同学，她站在崔弗和其他一些我现在称为朋友的人旁边。我们都站在大楼外面聊了几分钟，那是我第一次和崔弗说话。

崔弗：我们只有几个人，大概五个吧。我们在几个话题之间轻松的聊着，我记得最后我们都彼此握手，并宣布我们今后要成为朋友，这是我们一直遵守到今天的随机承诺。

是什么让你们成为不大可能的朋友？

基根：我们的种族无疑让我们成为了不寻常的朋友。

崔弗：基根是白人，我是黑人。伊丽莎白港是南非的一部分，在那里种族问题虽然不是生活的重要因素，但在大学环境中，仍然是个挥之不去的背景因素，学生们倾向于根据自己喜欢的原因和种族，很自然的进行分组，基根和我恰好违背了这个因素。

基根：我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，而崔弗则是基督徒。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宗教的知识，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些宗教性行为，比如禁食。

你们经常谈论你们的不同之处吗？

崔弗：我们无所不谈。我们没有刻意地讨论我们看法分歧的话题，而是很自然地溜进我们的对话。当这些对话发生时，往往会长时间持续，接着因缺乏信息、或开始新话题而消失。

基根：跟崔弗谈论敏感的话题很容易，因为他不会轻易地感到冒犯。有些人则会认为我问他关于宗教的问

题，似乎是在攻击他的信仰，但他试着合乎逻辑地回答它们。

你能告诉我，你与崔弗分享你们的信念的经验吗？

基根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关于自卫、罪恶和报复的有趣话题。我们和其他几个朋友共进午餐。我们一致认为，在发生袭击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护所爱的人，自卫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崔弗说，事后再报复是错误的，因为这种报复是有罪的。我的回答是，我的主要动机是为我所爱的人报仇，因为我并不亏欠更高权力任何东西。崔弗根据一些涉及罪恶、来世及其背景的知识，解释我们行为的后果。关于那个分歧，我们从未解决，因为谈话被打断了。

你认为你们的友谊让你们成为更好的人吗？

基根：当然。我学会如何与新朋友互动，而在以前，对我来说是很件难事。

崔弗：基根教会了我一些有用的社交技巧，拓宽了我的知识面，让我知道如何处理某些话题，以及如何就亲密的事情提出建议。我相信这些已经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朋友。

很有趣。你能举例说明你从基根那里学到的技能吗？

崔弗：作为一名科学家，我有很多无神论朋友，包括基根。有一次与他谈话，几乎成为我与其他无神论朋友，或其他信仰者谈话的参考基点。那时我们通过Discord电话在聊天，他提到一些科学家或无神论者很难相信有更高力量的存在，因为他们恐惧会有超越人类的存在，他们想要掌控世上一切。他的这种洞察力，帮助我跟他人的谈话更有成效，并且帮我为了避免冒犯他人，我谨慎的选择自己的措辞。

你们显然尊重彼此的观点。

基根：是的，我们会。当我们谈论宗教时，我会告诉他我的观点和信仰，他会回应或承认。虽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宗教的知识，但我仍然坚持我作为无神论者的信仰。

崔弗：我们都会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的批评。所以在我们的友谊中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批判的氛围，或只限于轻描淡写的批评。这让我和他在一起时完全放松。

怎么办到的？

崔弗：他是位很好的聆听者，很容易让人敞开心扉的人，他的思想非常开放、轻松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听起来永远不会过于沉重。我们还向对方敞开隐私或个人的事情，这是很多年轻人做不到的。

你会给其他想要建立像你们两一样深厚友谊的年轻人甚么建议？

基根：我想说的是，告诉别人什么让你感到焦虑，总比继续独自承担重担要容易得多。我们经常谈论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，例如大学的工作。我们对通常难以谈论的个人经历也持开放的态度。很多谈话都让我们松了一口气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Bu-Da-Ke-Neng-De-Peng-
You-Ji-Gen-He-Cui-Fu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Bu-Da-Ke-Neng-De-Peng-You-Ji-Gen-He-Cui-Fu/) (2026年2月1日)